

## 婚姻完結時

當婚姻完結時，法律上的瓜葛還算容易解決。情感上的瓜葛，卻是千絲萬縷，剪不斷、說不清；涉及的人物眾多，不只離異的夫妻，還有他們的子女。

初見這一家人時，他們最大的憂慮是小弟自閉、冷漠，不願與家人溝通。是大姐主動把母親及弟妹帶來接受家庭治療的。一個單親家庭，母親與三個子女相依為命。兩個女兒已經上大學，小兒子也就快完成中學，父母的分離，照理不應該對他們有太大影響。

但是小弟說起自己的感受，沒有一宗不是與父母有關。原來在父母離婚的過程當中，他有九個月時間單獨與父親同住，經歷著父親的情緒高低起伏和失控，讓這個十多歲的青年人無可適從。因為兩個大人不能對話，小弟需要在中間滑旋。他說：「阿爸並不想離婚，不停迫我去說服阿媽。我都盡力了，但是一點都不濟事！有時覺得自己好像扮演著無間道！」

問起這個經驗對他的影響，小弟說：「我本來是個很有熱誠的人，現在我的熱誠都冷卻了，只是麻目度日。」

這青年人一旦打開話匣子，便真情流露。果然是個熱誠的人，只是像很多離婚家庭，人人各懷心事，卻很少分享心底的感覺。這次小弟的坦率，讓全家人都很驚訝。兩個姐姐都說要增進家人溝通，但是她們自己也並不容易表達心意。大姐是那樣地維護著母親，一切都以母親為中心，即使有不同意的地方，也不會爭辯，正因如此，她與父親便勢不兩立。都說二姐對大姐唯計是從，缺乏自己的意見，其實也並不盡然，姐弟中她與父親最接近，父親每次打聽家人消息，都從二姐入手。

她說：「父親很迷失，那天他打電話約我去茶樓，坐滿了人，還要搭枱，他卻放盡喉嚨，不停罵人，像個瘋子似的，讓我尷尬死了！」話雖如此，字裡行間，卻可以聽得出她對父親的關懷。

母親說，二女兒最愛與她頂撞，小弟最讓她擔心，只有大女兒最窩心！這一段話，正正圈點出了三個兒女，在離異的父母當中所扮演的三個不同角色！

我們正在製造機會鼓勵這一家四口好好交流，父親在國外突然回港，母親提意邀請他一起參加會談，三個孩子卻並不熱烈。

大姐說：「如果他來了，我就會一聲不響，只挨他罵！」

二姐摸稜兩可。小弟卻不往搖頭：「不要再叫他了，再叫，我會崩潰的！」

父親沒有來，他們卻冤家路窄，竟然在路上碰到他。

那天恰恰是大姐的生日，她說：「我們去公公婆婆家，在門前不遠就看到父親，他把我當作透明似的，望也不望一眼，只截住弟妹談話。我拉著母親走了，一方面慶幸不必與他接觸，一方面又有點失落！」

我問她們：「你想與父親修好嗎？」姐弟三人都默默點頭。

母親卻突然責備二姐沒有向父親表明立場，她說：「你既然不想他來煩你，就應該清楚地打電話告訴他，並且叫他不要去煩公公婆婆！」

對於母親的要求，二姐反應很大。其實每次會談，母親與二姐都有大小不同的爭執。每次都是母親振振有詞，二女兒卻從一個說話利落的少女，變成一個鬧脾氣的小女孩，完全沒法表達她的真意。治療師的工作，就是抓住這些平時不了了之的互動形式，協助家人跨越；因此，我鼓勵二姐不要只是與母親鬥氣，而是像個成人一般，好好地解釋自己的立場。

幾經辛苦，二姐終於對母親說出自己的本意：「我是否與父親通電話，應該是我和父親兩人的關係，是我自己的決定，而不是為別人做，或者被迫去做！」

小弟也在旁幫口說：「那是她的自主權！」

二姐的真正立場，原來與母親的想法甚有出入，大姐又習慣性地為他們調和。其實大姐心中並非全部同意母親的做法，只是因為沒法說服母親，只好依她。但是這一次她反常地不再只是服從母親，終於說出心底話，她說：「母親說話，一向都很權威，又很苦澀。從小到大，她都是不斷向我們投訴婚姻不幸，讓她浪費了二十多年的時光，說起這事來，她就十分負面。我們都勸她要放下，但是一點作用都沒有，只好順著她！」

母親說：「我從小就是這樣說話，要改也改不了。我當然也想放下，就是放不下！」

原來母親婚前是做服裝設計的，婚後一直待在家中，離婚後，她更是全部心意放在子女身上，照顧三個孩子，是她不肯走出谷底的藉口。兒女都已是成人，但是她每天都為他們打點一切，為他們擔心。

她承認：「即使他們叫我不擔心，我立即就會擔心起來，認為他們一定有事瞞我！」

說起母親自己的生活，那才是三個孩子最大的心結。大姐固然是母親的心腹，但表面上專與母親作對的二姐，以及冷漠的小弟，原來也是同樣擔心父母親無法重新生活，一直困在離婚後的深淵。

父母分手了，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，卻往往繼續纏繞在子女身上。怎樣收拾婚姻破裂後的千愁萬恨？怎樣讓劫後餘生的每個家人重拾新機？那實在需要一段過程，一同努力，打開心鎖，一步步地重整彼此互動的每一層次，才會步向康復的路程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是他們願意改變！

我問母親說：「要放下多年的包袱當然不容易，但是你想改變嗎？」

她說：「當然想！」

我說：「那麼，就邀請一家人一起衝破目前的限制，一同成長吧！」

他們四個人都自動地站起身來，向彼此伸手，互相承諾，化悲忿為動力。

事後他們各自在回饋表上填寫：

大姐：媽媽的改變或處事方式對家庭和諧舉足輕重，要妥善處理。嘗試替換另一種心境和方法解決問題。

二姐：更加理解家庭各成員的憂慮和他們內心的困惑。希望各人接下來都能為對方努力改變。希望母親能積極生活。平時總不會向母親透露自己的心事，很高興能藉此機會讓母親接觸到自己的內心世界。

小弟：更明白二姐與媽媽之間的問題，這次切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協助彼此走出離婚的迷霧。

他又寫下：單獨一個人的努力並不能令一個滿目瘡痍的家庭起死回生，很期待、很相信能建設一個健康的家庭，修補心裡的傷痕，彼此重新開始吧！

最讓大家興奮的地方，是母親也願意與兒女一起改變，重整自己的生活，做自己喜歡或令自己開心的事，不再左右子女的選擇權。

所謂家庭治療，其實就是讓受傷的家人，學習如何為彼此療傷。